



扔掉心灵的垃圾

班级的卫生，也是班级分值重要一项，卫生相比纪律、班级成绩，是更容易得分的一项，可是我们班的卫生始终搞不好。

学生们很苦恼。这些孩子的自尊心很强，班级量化分一直上不去，感觉很没面子，走在校园里都低人一等。

我更苦恼。如果是一次落后，学校领导不会说什么，但数次落后，是不是你这个班主任的能力有问题，连那块卫生区都打扫不好，还能指望你干什么？

当然，这也有客观原因。我班的卫生区是学校的主干道，人流量大，这么多学生，谁要是不小心扔个果皮纸屑，就是扣分的依据，不好控制。

我在班里多次强调，认真打扫，坚持值班，看到垃圾赶紧捡起来，也在学校的公告栏里发过倡议，可是收效甚微。

每周班级量化分值评比，我们班卫生那一栏里的分值格外刺眼。

最近，我们班级的卫生评比排名有了提升，连续三周摆脱了倒数第一。这一成绩的取得，离不开卫生班长陈皓的

努力，他带头打扫卫生，坚持在卫生区值班。

在班会上，我表扬了陈皓和值日的同学：“同学们，做得棒极了，再接再厉！”接下来应该是群情激奋，欢呼声此起彼伏了。孩子就是这样，给他们一点阳光就灿烂。

但是，想象中的场面没有出现，教室里鸦雀无声。

“不对劲呀！怎么回事？”我把目光投向陈皓。陈皓赶紧低下头。

什么情况？绝对有重大隐情。不过根据和他们长时间斗争的经验，要想让他们这个时候说出真相，是不大可能的，也影响上课。

下了课，我偷偷把宋喆同学叫到住室。这个女孩没心没肺，心里藏不住事。三问两问，她说出了实话。

“老师，你可要给我保密，不然同学们不会放过我的。”她先这样跟我说。

“放心吧！就算你不说，早晚也会败露的，纸里包不住火。”

原来，以陈皓为首的值日生，看到检查组来检查，就偷偷把垃圾扔到隔壁

班卫生区，这样一来，自己班的分数没有变，别的班分数下来了，名次就会略有提升。

这帮孩子，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？有集体荣誉感是好事，但是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得荣誉，不光荣。不行，我要给孩子们说道说道，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一颗善良的种子，扔掉心灵上的垃圾。

下午第一节课，我对他们说：“同学们，我理解你们想为班级争荣誉的心理，但是我们要用正当的手段。把垃圾扔到别班的卫生区，这样的荣誉老师感到耻辱。如果你心中有垃圾，就无法做一个清清白白的人。这事是你们做下的，你们自己处理。”

孩子们惭愧地低下了头。

第二天，校园的公告栏里贴出了一张恳切的道歉信，落款是我班全体同学。

从此，我们班的卫生就没有落后过，看过道歉信的同学，走过我班卫生区的时候，都会注意脚下的卫生。

(葛有杰 太康县老冢镇三中)

妈 明天我还陪您散步

吃过晚饭，母亲突然对我说：“陪我出去散步吧！”

母亲喜欢散步，她说散步的时候时间仿佛过得很慢。她不想让忙得焦头烂额的父亲陪她，只想让从学校回到家的女儿陪她。

我并不讨厌散步，只不过心浮气躁的我无法静下心来慢慢地走每一小步。但一想到我不久就要回学校，家中又会只剩孤零零的母亲，也便答应了。

我牵着母亲那长满老茧的手，与她一起走在林荫小道上。母亲走得很快，历经岁月艰辛的她不想再与时间赛跑，腿脚也无法像我一样欢快地奔跑了。

母亲突然说：“还记得你小时候也喜欢散步吗？”

“是吗？”我漫不经心地问。

“那时候你还小，每天傍晚总是拉

着我的手，让我带你去散步。那时你爸和我都不怎么忙，我们俩带着你走在这条小道上，你走在前面蹦蹦跳跳，像只小鸟。”母亲一脸幸福地说，“那时候你可淘气了，有一回竟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下来，吓得妈妈都快哭了。你三岁的时候有一次发高烧，我和你爸守着你到夜里十二点……”

“小时候，你总喜欢跟着妈妈，看不到我就哭。可妈妈不能总带着你呀，于是我告诉你想妈妈时就打电话，结果你傻傻地抱着电话拨了一整天不愿意放下……”母亲仿佛在自言自语。她静静地听，我静静地听。听着听着，我心里就像装了一只青橙子，酸酸的。

这些儿时的旧事，我早已淡忘。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母亲仍旧记得我成长中的点点滴滴。从我呱呱落地到蹒

跚学步，我一哭一闹、一颦一笑，这些琐碎的小事在母亲心中已记了十二年。

十二年来，我又记得些什么呢？我甚至连母亲的生日都不记得，连陪母亲散步这么小的事都不能痛快地答应，我真的很惭愧。

夕阳把最后一缕余晖洒在这林荫小道上，那斑驳的光照着母亲已斑白的两鬓，淡淡的金黄色闪耀在母亲的脸上。那一瞬间，我发觉母亲真的好美、好美。

我抬起头，笑了。“妈，明天我还陪您出来散步，好吗？”我认真地说。

夕阳染红了半边天，太阳温柔地收敛起最后一丝微笑。母亲笑了，正如此刻天边的那抹霞光，温柔而灿烂。

(刘笑雨 淮阳中学富洲部)

刘庄有个 冯富贵

刘庄村有200多户人家，冯姓仅有六七户。冯姓虽为小户，但不乏能人，冯富贵则首屈一指。

冯富贵40多岁，中等身材，稍显胖。十六七岁时，正赶上分田到户，小小年纪，犁耙耕耘样样精通，又临街开了个经销点，平常经营烟酒，年关时卖点烟花爆竹，令四邻啧啧称赞。年龄稍大一点，该成家立业了，凭着三寸不烂之舌，游说了本村的老木匠刘解放收他为徒，没过几天又给他介绍了一个个子高长得又水灵的姑娘做媳妇，真是心想事成！

一晃20多年过去了，如今的冯富贵已经是当爹的人啦。这20年，他出门干过木匠活，进过建筑公司，在家杀过猪、卖过肉，卖过烧饼，也卖过凉粉，还精种着七八亩地。谁家有红白喜事，他还能奉上十道八道美味佳肴款待客人。

去年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件事，值得一叙。那是中秋节前后，冯富贵在村北的三亩田里种了一片萝卜。在他的精心照管下，那萝卜长得是“精神抖擞”，水灵灵的，既粗又长。那几天，萝卜该上市了，冯富贵边收秋边卖萝卜。可人的萝卜从冯富贵的手里卖出去，那是金子般的好货。但有人却在背地里打起他萝卜的主意。

靠萝卜地西头，冯富贵搭了一个小庵，里面放了一张小木床，床上放了条破被子。因为家中还养着几十头大肥猪，没法睡在地里，就上演了一夜又一夜的“空城计”。有时也发现萝卜丢失，嘴边物嘛，乡里乡亲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。可眼见萝卜越丢越多，冯富贵坐不住了。一天，冯富贵天将明时就来到了萝卜地。他没有躺在小庵中，而是蹲在了小庵外边，静静地观察着寂静的萝卜地。呀，地东头来了一个黑影！那黑影也没有弯腰，径直向小庵奔来，仔细瞅了瞅小庵内没人，就弯下腰，拔起了萝卜。那么大的萝卜，十来个被飞快地装进了编织袋，然后那黑影背起半袋子萝卜就走。此刻天色微亮，冯富贵也认准了是谁，紧追几步，上前拉住了装萝卜的袋子，说：“卫星，别走！小庵内有秤，咱称一称你再背走……”卫星不敢走了，也不敢说话。冯富贵从小庵内拿出一个大秤，似称非称将萝卜袋子在上面晃了一下，说：“200斤玉米，种麦后送到我家。不然我掂着卖萝卜的小喇叭，上你家要账去……”

卫星听后，赶紧点头应允，灰溜溜地跑回家了。

(刘改臣 商水县大武乡刘庄村)